



投稿邮箱: xzftwxds@163.com

◀◀ 扫码关注“徐州放鹤亭”微信公众号

放鹤亭 | 文学

徐州日报 08

2025年10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张琦 美编:张昊 校对:燕原斌

故乡的枣树

◎ 新会

又到吃枣子的时节了,近来,不知怎的,耳畔总萦绕着那支《红枣树》的调子。“家乡那棵红枣树,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歌声婉转,如一根柔韧的蔓,悄悄探入心底,将那段蒙着旧日尘埃的岁月,从记忆的深井里,一寸寸地打捞起来。我的眼前,便清晰地浮现出二爷爷屋后那棵高大的枣树,它仿佛是我整个童年的坐标,静静地伫立在时光的交叉路口。

记忆里的二爷爷家,有一个极开阔的院子,一排长长的土墙屋,像一位敦厚的老者,安然地蹲在岁月的风里。屋子后面,便是一片空地。空地旁,两条土路斜斜地交叉着,伸向田野,那是村里人下地劳作的必经之路。就在那路的交会处,那棵枣树便巍巍然地立着。在孩子们的眼中,它无疑是顶天立地的。长长的树干,在一人多高的地方,倏地分出三个强健的枝杈,撑开一蓬葱葱郁郁的绿云。它不独是风景,更是我们一群孩子心尖上的惦念,一种甜蜜的、需要踮起脚尖来盼望的希冀。

那些年,我与三堂叔家的三羔哥、堂大爷家的小五姐,还有邻家的小坤弟,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上学一道走,放学一道回,而我们之间永不枯竭的话题,便是那棵枣树了。我们一遍遍地推算着它开花的时节,花落的踪迹,青涩的枣粒儿何时冒出,又何时能饱胀了身子,晕上第一抹羞赧的红。每次路过,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仰起头,脖颈伸得老长,目光在密密的枝叶间细细地梳耙,仿佛多看一眼,那枣子便能早一刻熟透似的。那想象中的滋味——甜津津、脆生生的,便早早地、固执地盘踞在唇齿之间,萦绕在期盼的眸子里了。

枣子熟了,如何能尝到那第一口鲜,便成了我们一年一度顶顶要紧的“伟业”,其

间充满了冒险的紧张与协作的乐趣。行动须得趁二爷爷生火做饭或是下地未归的当口。我们自有分工,有人蹑手蹑脚地去侦察“敌情”,有人机警地在路口望风,剩下的,便是主力了。寻一根细长的竹竿,顶端绑了铁丝的弯钩,瞅准那缀满嫩枣的枝丫,小心翼翼地钩住,再用力往下拽。有时也用木棍直接敲打,听着那“噼啪啪”的声响,看着枣子落下来在地上翻滚,我们便忙不迭地捡拾。记忆中,二爷爷似乎从未真正逮住过我们,现在想来,那炊烟里,那田埂上,或许早藏着他一丝宽容的、了然的笑意吧。可我们这些“偷吃者”,心总是虚的,怦怦地跳着,耳朵竖得尖尖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让我们抱起“战利品”瞬间逃之夭夭。那偷来的果实,滋味仿佛格外甘美,每一口,都带着叛逆的、自由的欢愉。

后来,我离了乡,到城里上中学。枣树,便从日日的念想,渐渐变成了假期归来时一个匆匆的探望。与伙伴们共享枣子的时光,也如指间的沙,愈发稀少了。岁月这条大河,不由分说地将我们冲向了各自不同的航道。

三羔哥,因家里兄弟多,家底薄,捱到三十多岁才娶上一房媳妇,可惜那媳妇智力有些障碍,后来竟不知所踪了。他的日子,像秋后的枣叶,满是风霜的痕迹。如今回乡,好几回春节也难得见他一面了。小五姐,嫁的第一任丈夫性情暴戾,挨了不少打,幸而在娘家人的扶持下离了婚,此后便远走他乡打工,这些年,音讯也杳然了。唯有小坤弟,因生得俊朗,成年不久便成了家。媳妇不图彩礼,只要他这个人,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担子便一日重似一日。他常年在打工,挣的钱,都填进了给儿子盖房娶妻子的无

底洞里。前年春节,我回老家,与他匆匆见了一面,说起小时候打枣子趣事,他咧开嘴,笑得依旧有几分少年时的影子,但那稀疏的头发和眼角深深的皱纹,成了时光最真实的刻印。他告诉我,如今已是两个孙儿的爷爷了。言谈间,我们都不胜唏嘘,光阴,真是这迫不上的白马啊。

而我,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却也终日陷在纷繁琐碎的事里,不得清闲。只因老母亲尚在故乡守着,我回去得倒比他们更勤些。二爷爷早就过世了,他家的老屋,也早已被他儿孙拆去,原地矗立起的,是一幢光鲜的二层小楼。楼后的空地,也圈成了齐整的院落。那棵枣树,自然是寻不见一丝踪影了。想来,当年在大人们的眼里,它不过是一棵会结枣子的树罢了,他们绝不会想到,它那虬曲的枝干,曾如何丰盈了我们贫瘠的童年;它那甘甜的果实,又如何几个孩子的生命里,扮演了一回无比重要的、关于快乐与友情的守护神。

歌声依旧在耳边悠悠地飘。我怅然地想,那棵枣树,终究是确凿的没有了。然而,它又何曾真正消失过呢?它早已将根系深深地扎进了我生命的土壤里。它用一树的甘甜,喂养了我最初的期盼;用密密的叶,庇护了我最真的友情;那一段由它串联起来的、闪着金光的童年,是我人生行囊里最珍贵的宝藏,那是一种纯粹的、不掺一丝杂质的快乐,是往后岁月里,任凭多少繁华与热闹,都无法复刻的、最初的甘甜滋味。

那棵故乡的枣树,它在我心里,年年岁岁,依旧枝叶纷披,果实累累。



远去的三角线

◎ 邱晓燕

听到三角线正式拆迁的消息时,我心里真是激动了好一阵。

作为三角线地区的老户,我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20多个年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建筑公司招了一批从农村返城的新工人,便在三角线专门建了栋宿舍楼。楼房刚建好,我们和许多刚结婚的年轻人一起搬进新房。那时候的三角线地区还很偏僻,偌大一片地方只有一家国营粮店和两三家小铺。宿舍楼房子不大,多是五六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但厨房卫生间、水电设施一应俱全,在那个住房紧张的年代,这足以让外单位人羡慕不已。

从农村回到城市,成了家又住上了新房,大家心里都充满喜悦。二楼一对小夫妻晚上吃过饭,在家兴奋地唱起了“夫妻双双把家还”,接着是《朝阳沟》。小两口你一句我一句,一直唱到半夜11点半。晚风伴着悠扬的歌声在楼道里传开,有人还跟着哼唱,整个楼都沉浸在欢乐中。

换了新的居住环境,大家开始还不适应,三天两头电灯不亮、卫生间水管堵塞……直到行政科科长下班亲自掏厕所,掏出一团团脏东西,大家才明白,垃圾不能直接往下水管里倒。苦日子过惯了,楼下的一个小青年看着卫生间清水哗哗淌心疼,干脆每天早上扛着拖把,拎着水桶到离宿舍不远的大沙河,涮完拖把再拎一桶水回家冲卫生间。这事传到了工地,大伙儿听后都乐了。

由于水表、电表是共用的,每月的水电费也是每家轮流收,收费的小本本一户户往下传,轮到谁,谁就挨家挨户去收。这无疑是一件麻烦事,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却是串门的好机会。女儿就是因为跟她爸收水电费,认识了不少小伙伴。二楼的磊磊、楼下的晶晶都是她的玩伴,上学后你追我赶的,都不甘落后。只是没想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三个孩子全都博士毕业,如今在省城也都是正儿八经的专家教授。邻居们因此都说我们这个单元是“风水宝地”。

一年又一年,随着住户的增加,三角线沿街的小店也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像小超市、理发店、小吃店应有尽有。这里还有名声在外的美食小店,很多年轻人专门开车来这里就餐。走进三角线,扑面而来的是热腾腾的烟火气。

但这一切丝毫阻挡不了三角线日渐衰败的脚步。这块由三条铁路相交形成的三角形地带,成了主城区最大的棚户区。每天,只要有列车通过,间间房屋都要跟着震动,还有那些纷纷扬扬的烟灰,像是黑色的雪花从窗口飞进来,落到床上、桌子上。但最令人烦恼的还是夏日里那不期而至的暴雨。这里地势低洼,一下大雨,污水便会涌进屋里;大雨过后便是遍地污水和垃圾。1998年夏天,连下了几场暴雨,宿舍楼都浸泡在汪洋中,那水一直流到床边。楼下的人没法睡觉,邻居老刘只好把女儿背到我家,和我女儿住一起。

其实,三角线也曾有过一汪碧水,那就

是大沙河。我们刚搬到这里时,大沙河就在宿舍楼北面。那水清澈见底,河边大树下是洗衣服的好地方,每天“梆梆”的棒槌敲打声不绝于耳。在那没有洗衣机的年代,我也曾在这里洗过衣服。

那时,三角线一带路面坑坑洼洼,常年失修。早上想锻炼都没有地方,唯有大沙河尚可一去。我们一家三口常到河边去晨练。尽管身边车声隆隆,烟尘肆虐,但大沙河就像沙漠中的绿洲,给人带来清凉和安谧。站在河边,还能看到水中的鱼儿或小乌龟。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寂静的大沙河突然成了喧嚣的工地。一辆辆汽车来回将渣土倒进河里,青工填海般,硬是将河填成了平地。

前年春节,女儿放假回家,特意和闺蜜一起开车去三角线,只为找回儿时的记忆。她们拍下了一张又一张照片,还去三角线米线店再喝一碗米线,那是她们熟悉的儿时的味道……

当机器的轰鸣声在三角线响起,那破旧的房屋瞬间化为碎砖瓦砾。“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三角线的昨天只能在记忆中找寻;明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三角线,定会更新、更美、更靓。



星河

◎ 谢勇

晨光绣出长安街的经纬
每道光痕都是时间写下的诗行
白鸽划开天空的绸缎
云层深处——
跃出淬炼过的黎明

听!车床吟诵钢铁的韵律
焊花飞溅,将夜空烫出星芒
工服浸透盐霜与月辉
指尖在流水线上校准年华
每颗螺丝都旋紧丰收的序章

秋风翻卷稻浪,铺展一地金箔
梯田叠成天阶,承托晨露的银河
父亲俯身,聆听泥土深处的呼吸
稻穗垂首时,天地豁然开朗
谷仓里囤积着金色阳光

暮色浸染广场,舞步点亮星河
孩童的笑声撞碎琉璃般的暮霭

华灯次第绽放,串联珠链
蜿蜒成万家灯火的暖意
霓虹在玻璃幕墙书写星群密语

地铁如银梭穿逾地下的暗层
电波携思念攀越千山,凝作霜华
落于戍边人肩头,映亮故乡炊烟
月光如纱,笼罩稻田与晶圆厂
在平凡坚守里铸就永恒

此刻 晨钟掀开天幕
唤醒沉睡的田垄与城市经纬
亿万星辰自大地深处升起
原来星光从未高悬天际
我们,正是人间不灭的星河

七里如画

◎ 石岩

余居徐州八十年矣。无数次走过大街小巷,看过城里城外风景,却完全没有想到,如今的彭城七里,可以将历史和现代、地上和地下完美结合,成为步步皆景、生机勃勃的新画卷。

看黄楼高耸,大河安澜;登楼远眺,凭栏思古。这座建筑与苏轼治水佳话紧密相连,苏轼知徐州不到两年时间,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千古怀念唯苏公”的赞语,如今已化作黄楼上的一副诗联:“碧水柔波,不尽黎民厚意;黄楼明月,长留太守清风。”

走进文庙景区,仰观气势恢弘的“江北第一楼”,巨幅楹联“郡列九州雄踞严疆带砺,楼高百尺辉联淮海云霞”,展示了“中樞巨镇”的气象。千年杏坛传承文脉,今朝时尚儒风精彩。这里虽处繁华商市,却是极具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更以文化之笔,“点睛”城市文脉。

由此南行至回龙窝。在青砖黛瓦的老屋前,条石铺地的古巷中,人来人往,汉服飘逸。古巷两厢,各种特色小店,潮流摆件,琳琅满目,新意满满。当夜幕降临,灯火闪亮,美食飘香,又弥漫了一片热闹非凡的烟火之气……这里现已成为“老城新味”的网红打卡地,在融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新中,诉说着徐州的古今故事。

从回龙窝东口出来,穿过马路就到了快哉亭公园。作为徐州年代最为久远的园林公园之一,这里是彭城七里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

小石桥,踏上层层石阶,走进古朴厚重的“快哉亭”,欣赏引人入胜的景苏堂,就像走进了苏轼的诗画世界。绕行碧水映日的“放生池”,穿过花木掩映的“知乐”广场,赏看“东榴金,西柿银,槐荫当庭,栽梅绕屋”的园林景观,心旷神怡。而历史人文景观再现的“快哉八景”,则处处展现着宋式美学,彰显着苏轼遗风,以及焕然一新的独特魅力。

登上户部山,喜看戏马台高拂翠,遥想当年,项羽因山筑台,以观戏马;刘裕率众摆宴赋诗,传为佳话。至宋朝,苏东坡不仅登上了戏马台,观看过“戏马台新旧战场”,还在与舒教授、张山人、廖廖师同游戏马台时,漫步“古寺长廊院院行”,在这里“坐听郊原啄粟声”,问说“谈游何以娱元老”,感叹“此轩偏慰旅人行”……文脉华彩,熠熠重光,戏马台不仅成为徐州的文化集萃之地,且彰显着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人文特质。

云龙山水的很多景点都与苏东坡及其作品有关。著名的是《放鹤亭记》,“招鹤亭”和“饮鹤泉”是记文的后续美景;“试衣亭”和“落晖亭”是“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的诗意点睛;“冈头醉倒”而卧的“石床”,虽然是“满乱石亦平平”的野山坡,却因“一醉坡仙便著名”了。

于观景台上俯看三面云山一片湖之景,山连着湖,湖依着山,湖山双绝,和谐美丽;远观贯穿南北的彭城七里之景,串景成链,古今交融,如诗如画,壮美有序。

彭城七里上演了城下城、街下街、井下井的叠城奇观。回龙窝的地面之下,在徐州城墙博物馆里,遗存有明代古城墙,以青砖砌就,且规格工整,既有造型造的大气之美,又有着历史的厚重之感。虽然只是短短的50余米,但这段地下遗迹与地上的古老民居,是徐州“城下有城”的印证。

彭城广场、文庙街区和彭城壹号人流熙攘,中心商业圈的地面上还耸立着的徐州第一高楼——苏宁广场主塔楼;而地面之下的“城下城”遗迹出土的刻有“彭城”二字的陶砖,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彭城”称谓。

云龙山东麓的下周墩遗址,出土的纺轮、泥质灰陶豆、黑陶罐等文物,具有典型的龙山文化特征,从中可感受到4000多年前先民的生活场景。此乃迄今为止徐州城区考古发现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遗迹,可称为“彭城之源”。

赓续千年文脉,焕发古城新姿。彭城七里宛如一条时光的彩带,串联起古城几千年岁月的璀璨星展,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已成为新时代的壮丽画卷。

